



## 点 滴

## 做事就像做药

□ 罗振宇

最近,我和一名搞医药的专家聊天,我问他一个问题:“一个药上市之前,有所谓的一期临床试验、二期临床试验、三期临床试验,这有啥区别呢?这一、二、三期是怎么划分的呢?”

他说:“从表面上看,是试验规模不一样,人数越来越多。但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每一期药物临床试验的核心目标不一样。”

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药物的危害性,就是这个药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。二期临床试验虽然也关注危害性,但重点是看疗效。三期临床试验,主要是看它的稳定性。简单地说,就是一种药物对一部分人有效,那对其他是不是也有效?

你看,医药行业长期积累下来的这套经验,对我们也有用。做一件事,最常见的思考角度就是:它有没有用?实际上,你得再多考虑两个维度,就是它的危害性和稳定性:它有没有害处?它能不能长期有用?假如能够这样思考,你会发现,很多看起来很有用的东西,你也不敢用了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手弄生绢白纨扇

□ 丰子恺

没有人来打扰,只要一只安安静静的小猫为伴。小窗内外回荡着一股静谧,那么深,那么静,连本来在窗根上爬着的甲虫,也不敢轻易挪动脚步,只怕那么一动,会亵渎了自然的和谐。

就在这么一个了无一事的夏日黄昏,不赶得淌汗,也不做活,没有像镣铐般的烦琐问题捆住脑袋,什么都不想,只全神融入淡淡的斜晖里。拿着生绢白纨扇,有一下没一下地扇动。其实,不一定要扇的,因为并不热,不知道那是为了静,还是有一丝晚凉。

在闲静中,唯一在动的是那如玉的扇和手。

——摘自《牡丹晚报》



## 人 生

## 谁升起,谁就是太阳

□ 鲁先圣

我一直喜欢一句话:“谁升起,谁就是太阳。”因此,“在苍茫的暮色里,加紧脚步赶路”。

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东端,安葬着哲学巨匠马克思。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最著名的两句话:“全世界无产者,联合起来”与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”。让我深受触动的是第二句,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坐而论道,而应该立即行动,只有如此,你的人生才会真正开始改变。常常想到命运。我坚信,如果你不通过自己的双手选择命运,命运一定会轻而易举地选择你,而这个命运一定是你最不想要的。

一家媒体请我回答一个问题:“假如有来生,你打算干什么?”我回答:“我喜欢今生选择的事业,还有很多我没有做好,假如有来生,我会继续做。”记者对我说:“鲁老师,这个问题我们计划采访300位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,迄今接受采访的对象中,您是唯一一位希望重操旧业,其他人几乎都希望改弦易辙。”舞台再大,你不上场,终究你也是观众。想法再好,你不动手,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
鲁迅留给许广平的遗嘱共7句话,其中第6句是:“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,不可

当真。”鲁迅看穿了人世,世界上有多少人,把别人随意的应许当真,并寄予厚望等待奇迹发生啊。值得托付的只有你自己,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。

很多时候,我们觉得贫穷的人很可怜,或者职务卑微的人很可怜,或者生活在穷乡僻壤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很可怜。但是,现在,这些观点基本都被颠覆了。就如《庄子》中的话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”,世界上没有可怜的人,只有自己认为自己可怜的人,才是真正让人可怜的。人性的高峰是什么?是无私的善良,是崇高的德行。

我曾经以为,所有的过往都会随着岁月而渐渐烟消云散。但是,现在我发现,恰恰相反,所有的过往都被时间尘封进一个叫回忆的老屋,它们都成为时光的原料被长久而精心地打磨,最后大都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智慧珍珠。

友谊是人生中的一条直线,一旦开始,不仅仅没有回头路,伴随着生命可以无限延长,而且会越来越醇厚而深邃,没齿难忘。但是,友谊又极其脆弱,一旦出现丝毫的分歧与裂痕,就再也难以弥补修复,最终分道扬镳,成为陌路。又想到对手。我坚信,你人生中最强大最坚韧

的力量,一定是你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给你的。一个脆弱的手,只会让你产生盲目的自信;一个强大的对手,才会激励你不断超越自我,不断走向强大。

大多数人都是有梦想的,此生壮志未酬,就渴望来生换一种活法。对于我做的事,我从来都没有自我怀疑过;不论遇见多少困难,更从来都没有灰心过。我始终坚信,我的事都会做成,而眼下还没有成,是自己的努力还不够。

一个社会,文明程度的高低,有一个重要的标志,就是看每一个人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能力。但是,很多人却往往相反,认为个性的无限自由和张扬是社会文明的成熟。很多伟大的建树,几乎都来自于长期默默无闻的寂寞坚持。一个伟大的权威,不是从崇拜权威,而是从蔑视权威开始的。我们改变不了世界,但是,改变自己谁都可以做到,只是大多数人总是墨守成规、缺乏自信。人们通常对自己的意志和潜力估计不足,所以很多时候优柔寡断、犹豫不决。其实,人的生命犹如坚硬的燧石,束之高阁精心珍藏就会渐渐枯萎、百无一用,而越是打击碰撞反而越会火花四溅、光彩照人。

——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

## 初 恋

□ 赫尔曼·黑塞

我在这寂静、贫穷的村庄里唯一的小旅馆住下来。只有我一个客人,一直住到深秋时节。我本想只在这里做短暂的休息,然后再横过瑞士,去见识一下异国风光。可是在那高原上有风,空气非常清澈,我再也舍不得离开了。高高的山谷那边松树成林,另一边则是光秃秃的岩石。白天我坐在太阳照射得到的岩石上,或是坐在流水淙淙的山涧旁打发时光,涧水的声音在夜里响遍了整个山村。最初几天我如同啜饮清凉饮料般般享受寂静,没有人注视我,没有人对我表示好奇与同情,我自由自在得如同一只高高在上的鸟,不久就把我的痛苦与病态的嫉妒,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有时为了不能深入到山中去,不能攀登那陌生的山谷与阿尔卑斯山,不能走过那危险的山路而难过。不过我是非常愉快的,因为经过几个月的体验与刺激之后,寂静如同一座安全的城堡包围着我,我又找回了那已被扰乱了的心灵,也认识到我身体上的弱点,如果没有快活的心

情,那就要变得灰心而绝望了。

在山上的那几个星期,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。我呼吸的是清澈的空气,啜饮的是冰凉的溪水,看到群羊在峭壁上放牧,由梦幻般恬静的黑发牧人伴随。不时听见风暴扫过山谷,看见雾与云迎面而来。我注视在岩石隙缝中长出来的花朵,纤细而苍劲,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青苔。在晴朗的日子里,我喜欢爬到山上去,一直爬到对面的山顶,眺望那蓝天下美丽如画的群山景色,以及白雪皑皑,闪烁着耀眼银色的田野。在靠近小径的一处地方,有一泓小泉,水流潺潺,在晴朗的日子里,总可以看到有成百的蓝色小蝴蝶,停在泉上啜饮。小蝴蝶并不怕我的脚步,要是我同它们开玩笑,它们就扇起薄绢般的小翅膀,在我周围飞舞。自从我知道有小蝴蝶之后,只在有太阳的日子我才走那条路。每次都可以看见成群的蓝蝴蝶,像是举行什么庆典似的。

——摘自《生命之歌》

## 文 苑

## 用人之策

□ 唐宝民

黄霸是西汉名臣,在地方为政时政绩突出。他关心百姓,制定安民条款,规劝黎民遵章守法,就连家常琐事也考虑得周到得体。一番治理之下,工作很快见了成效,当地“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”。

汉宣帝见黄霸将地方治理得如此之好,认为让他只在地方任职实在大材小用,便动了提拔之念。于是,他先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,后迁升他为御史大夫,直到丞相。然而,黄霸当上丞相后,依然像在地方任职一样,关注琐碎事务,比如男女不同路、子弟当尽孝等。如此思路之下,他在丞相任上自然政绩平平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:“霸材长于治民,及为丞相,功名损于治郡。”

清代有位学子叫惠士奇,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考取举人、中了进士,被任命为广东学政。这个职位很容易腐败,但惠士奇“校士公明,一文不取”。时任两广总督杨琳对他特别欣赏,上奏雍正皇帝:“臣遍历各省,所遇学臣中,仅见者有此清操特出之员。”

雍正深感清廉人才难得,试图让惠士奇担任更重要的行政官职。但他没有立即这么做,而是向杨琳进一步了解:“惠士奇观其人,吏治可以用得否?”杨琳如实回奏:“惠士奇未做过临民之官,臣与之共事三年,观其作用,惟有衡文乃其所长,恐非吏治之长材也。”雍正一听,就让他继续做广东学政,将其调回京师后,也是继续用其所长,任命他为专管文史方面的翰林院侍讲学士,后来又任命他担任侍读学士。惠士奇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,颇有建树。

——摘自《北京日报》